

MEMOIRS OF A TEENAGE AMNESIAC

失忆青年回忆录

与其在回忆里苦苦挣扎，不如从这一刻重新出发。

[美] 加·泽文 著 王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SHENG WENYI CHUBANSHE
ART PUBLISHING LTD

Gabrielle Zevin

失忆青年回忆录

[美] 加·泽文 著 王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忆青年回忆录 / (美) 加·泽文

(Gabrielle Zevin) 著; 王洋译.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9.3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MEMOIRS OF A TEENAGE AMNESIAC

ISBN 978-7-5594-2386-3

I. ①失… II. ①加…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31530号

MEMOIRS OF A TEENAGE AMNESIAC by Gabrielle Zevin
Copyright © 2007 by Gabrielle Zevi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APDOG BOOK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8-061号

书 名 失忆青年回忆录

著 者 [美] 加·泽文

译 者 王 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邀编辑 王 品 叶 子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86-3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首先，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跟所有的大多数的爱情故事差不多，这个故事包括偶然、重力和头部创伤等元素。

故事起于一次抛硬币。

结果是硬币反面朝上，而我选的是正面朝上。

如果我猜对了，就不会有这个故事了，所有的故事可能就是一本还未确定主题的书中的一个章节或一句话。也许这个章节仅有一丝爱情的痕迹，也许没有丝毫爱情的踪迹。

有时候，女孩就是需要输那么几次。

目 录

我的过去 001

我的现在 121

我的未来 255

致 谢 303



我的过去

1

如果事情有所不同，我可能叫作娜塔莉亚或娜塔莎，操着俄罗斯口音，嘴唇长年皸裂。我甚至可能是一个街头流浪儿，为了一条牛仔裤什么都愿意做。但我不是娜塔莉亚或娜塔莎，我才六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带到了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离开了我出生的莫斯科州克拉托沃区。我不记得是怎么来到美国的，也不记得是否在俄罗斯生活过。我对自己孤儿时代的认识仅限于我爸妈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概括起来大致是这个样子：在一个东正教堂倒数第二排座位上，放着一个打字机箱子，箱子里发现一名仅出生一周的女婴。这个箱子是否透露了我生父的职业？这座教堂是否意味着我的生母是一名虔诚的教徒？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不打算去猜测什么。还有，我讨厌任何关于孤儿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大同小异，但是有很多书都充斥着这种故事，让你忍不住怀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孤儿。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是领养儿，在我身上没有戏剧化的“亲

爱的，有些事情我们想告诉你”这些桥段。我是领养儿这件事跟我的头发是黑色的、我没有兄弟姐妹一样，都是基本事实。我还不知道领养是什么意思之前就知道我是被领养的了。因为要知道领养是什么意思还得对性有一些基本认识，而我直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些，那时候我们班里的吉娜·帕帕扎基斯把她祖父母那本书页泛黄折角的《性的欢愉》¹带到学校。午餐的时候，她把这本书给同学们传阅，基本上每个看过的同学都有些目瞪口呆，想不到他们的爸妈是这样把他们“造”出来的（这么多毛，而且书中插图里的人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欢愉啊……）。而我感觉很好，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虽然我是被领养的，但是至少我的父母没有为了生我堕落到这种地步。

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他们不按照传统的办法来。这就跟你们无关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他们试了一段时间，但没有什么结果。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爸妈决定与其花一大笔钱在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的不孕不育治疗上，还不如花点钱帮助像我这样身世悲惨的可怜虫。这就是为什么你手上翻阅的并不是什么克拉托沃孤儿娜塔莉亚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叫作南希或者内奥米的女孩的故事。

事实上，我很少会想起这些。我现在告诉你们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天生就是失忆症患者，我的生命总是有一些空白需要

1 《性的欢愉》是一本插图性手册，由英国作家亚力克斯·康弗撰写，于1972年首次出版。——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去填补。

但是在失忆这件事上，我还是走得太远、太远了。

当我最好的朋友威尔¹听说我的事故（想不出更好的词语来解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塞进了唱片套里，我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他。他从他叔祖父德斯蒙德那里继承了一台黑色打字机，据威尔说，他叔祖父是一名战地记者，但是具体是哪场战争他并不清楚。打字机的回车键上有个凹痕，威尔推断可能是子弹反弹到上面留下的。总之，威尔喜欢用这台打字机写信，尽管有时候发邮件或者打电话要简单得多。顺便说一下，这个男孩子并不反科技，他就是喜欢一些别人已经忘却的事物。

关于下面那封信，虽然这是关于我的事故的唯一记录，但是信的行文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威尔的性格。他完全不是那么一板一眼、呆板无聊的人，你也许可以从信脚注中看出些端倪，但是你们中可能一半人都不會操这个心去读脚注这种东西。至少我是不会，我对脚注的厌烦程度跟孤儿故事差不多。

主编：

关于我，以下两点你应该知道：一，我记得所有事情；二，我可能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我意识到一个说

1 威廉·B.兰兹曼的昵称。

自己诚实的人是不可信的，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我通常不会随便跟别人说我自己诚实这种话。但是此时此刻跟你这么说，就是为了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

为了尽可能对你有用，我编制了一个事故发生全过程的时间表，不管这对你是不是有用，现将具体过程陈述如下。

18:36——内奥米·波特和威廉·兰兹曼离开凤凰社¹办公室，他们俩是国家级获奖年刊托马斯·普杜学校年刊²的联合编辑。

18:45——波特和兰兹曼到达学生停车场。此时波特意识到相机落在了年刊办公室。

18:46——他们就谁回去拿相机进行了一些讨论³。兰兹曼提议通过投硬币⁴的方式解决，波特随即接受了这个提议。兰兹曼说他选正面朝上，但是波特也要求⁵选正面朝上。兰兹曼妥协，和往常一样。兰兹曼抛起硬币，反面朝上，波特输。

1 对于一般学生来说，九月份正式开学，对于校队足球运动员、军乐队成员，还有我们来说，八月份就开学了。还有鸟类观察者，汤姆·普杜学校鸟类观察者协会将于明天上午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们打算前往进行摄影报道。——原注

2 美国国家学生通讯协会颁发的荣誉奖。——原注

3 我们经常“讨论”事情，其他人称之为“争论”。——原注

4 打算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哲学问题进行讨论，我正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次就先不谈了。——原注

5 还是“争论”。——原注

18:53——兰兹曼开车回家；波特返回凤凰社办公室。

19:02（大约）¹——波特到达凤凰社办公室拿到了相机。

19:05（大约）——波特在学校外面的台阶上摔倒。
波特的头撞到台阶上，但是接住了相机²。詹姆斯·拉金³
发现了摔倒的波特。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随时问我。

一直为你效劳的，
威廉·B⁴·兰兹曼

附言：很抱歉信中出现了不少Ⅲ⁵。我想你现在应该猜到信中那个像是三叉戟的符号实际上是一个字母Ⅲ。
这是我打字机的问题，每次我打“I”的时候，“U”就会一起打出来。

当然，这些事情我都忘了。投硬币，相机，当然还有我最好

1 很不幸，从现在开始，我需要依靠其他人的陈述，比如你的爸爸和“那只猫”詹姆斯。——原注

2 相机是梦幻牌8000G配置，3599.99美元购得，免税还包邮，花光了去年全年的年刊包装纸募捐收入。凤凰社的所有同仁感谢你。——原注

3 我不知道他那天在那儿干吗。——原注

4 我猜你已经忘记了“B”代表布莱克，虽然威廉·布莱克可能是我最不喜欢的诗人，我感觉他只能算是个半吊子艺术家。为这个名字负责的女士，即我的妈妈，也是你的大学英语预修课程老师，即兰兹曼老师。——原注

5 小说中威廉给波特的信件原文中，所有的字母I都变成了Ⅲ。

的朋友，那个诚实的威廉·布莱克·兰兹曼，都记不起来了。

失忆后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那只猫”詹姆斯·拉金，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时候我也不记得詹姆斯的所有样貌，只记得他的声音。因为那会儿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想你也可以说我是睡着的，或者半睡半醒，就像早晨闹钟响了，你怎么都要再睡几分钟那种状态。你知道你终归会醒来，问题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是谁把你推进了新的一天。

他的声音低沉。我总是会把这种声音和诚实挂钩，但是我敢肯定很多下流骗子以此捕获像我这样容易得手的猎物。虽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我还是陷入了自己的成见，决定相信詹姆斯说的每句话。“先生，我叫詹姆斯·拉金，很不幸她的家人不在，我是她的男朋友，我跟救护车一起去医院。”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质疑他说的话，他的声调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感觉。

有人握住了我的手，我睁开眼睛。是他，尽管那时候我没有认出他的脸。

“嗨，”他温柔地说，“欢迎回来。”

我并没有用大脑想想我到底去了哪里，需要别人说“欢迎回来”。我甚至也没有想为什么自己会在救护车里，旁边的男生是谁，他声称是我男朋友，为什么我不认识他。

看起来有些可笑，我尝试对他微笑，但是我猜他可能根本没看到，这个微笑尝试我并没有坚持多久。

一阵疼痛袭来。一种无可比拟的疼痛，让你无法思考的疼

痛。疼痛的中心位于我的左眼上方区域，但是这还不要紧，更让我痛苦的是疼痛从中心扩散到整个头部，让我几乎难以承受。我感觉整个头快爆炸了一样，一阵剧烈的呕吐感袭来，但是我没有吐出来。

我还没开口说出头痛的事，詹姆斯喊道：“你们谁能给她吃点止痛药？”

一个急救人员用光照了照我的眼睛：“等见了医生再说，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头部CT扫描。但是好消息是她醒过来了。再坚持五分钟，好吗，内奥米？”

“再过五分钟，然后怎样？”我尽可能耐心地问道。然后是圣诞节？然后我的头炸了？

“对不起，再过五分钟我们就到医院了。”急救人员说道。

这个时候，头部的剧烈疼痛让我想哭。我可能真的哭了，但是想到哭可能会让自己感觉更糟，还是抑制住了。

“你确定她现在不能吃点止痛药？”詹姆斯大喊道。

“转移她的注意力。给她讲笑话什么的。我们就快到了。”急救人员让人恼怒又没有丝毫帮助地回答道。

“我不觉得这会有什么用。”詹姆斯回答道。

“开怀大笑是世上最好的药。”急救人员说。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但是对缓解我的头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真是彻彻底底的……”詹姆斯靠近我，他身上的味道像是香烟的味道，又像是刚洗完的被单在阳光下晾晒的味道。“胡

说八道，不过，你有没有兴趣听个笑话？”他问道。

我点点头。不过如果有止痛药可以选，我还是会选止痛药。

“好吧，我只能想到一个，也不怎么好笑。当然也没有止痛效果。嗯……好吧，一个男的去看精神病医生说：‘我老婆疯了，她认为自己是一只鸡。’那个医生说：‘好吧，那你为什么不把她关进精神病院？’那个男的说……”

他正准备揭晓笑话的最后部分，这时一阵十分剧烈的疼痛袭来，我的指甲钻进了詹姆斯的手掌，刺破了他的皮肤，他的手流血了。我说不出口，所以我看了他一眼，尝试用眼神传达我的歉意。

“不用担心，”詹姆斯说，“我承受得住。”他对我使了个眼色。

在急诊室里，一个双眼充血的医生让我看着都觉得累，他问詹姆斯我昏迷了多久，他回答说二十一分钟，他知道得很准确。他目睹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在汤姆·普杜学校门口，有一段台阶。前一秒她还走在台阶上，后一秒她就头朝下地向我飞过来，就像一颗流星。”

“这些我都不记得，是不是很奇怪？”我问道。

“不奇怪，”医生说，“短期内忘记事故发生过程很正常。”她用光照了照我的双眼，我下意识地躲闪。

在某一时刻，另一位医生和护士也过来了，但是我不太确定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也记不起来他们的样子。他们在我记忆

里就是一群穿着白色制服的模糊影像，就像是走在雨中看人行道旁边墙上的粉笔涂鸦。

另一个医生说她要问我几个问题，就是几个跟事故没什么关系的问题。

“姓名？”

“内奥米·佩琪·波特。”

“住在哪里？”

“纽约州，达里镇。”

“很好，内奥米，很好。现在是哪年？”

“200……2000年，可能是？”

尽管我回答了，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正确答案。因为如果现在是2000年，那么我才十二岁，我确信自己不止十二岁。我感觉自己不是十二岁，我感觉自己……我说不出一个具体数字，但是我就是感觉自己要大些。十七岁？十八岁？我的身体感觉不像十二岁。我的思维也感觉不像十二岁。还有旁边的詹姆斯，詹姆斯看起来至少十七岁，也许更大一些。我感觉我跟他年纪差不多。我的目光从一个医生脸上转到另一个医生脸上，再看到护士脸上，每个人都是一张扑克脸。

其中一个医生说：“好的，现在情况不错。不要担心。”这话让本身不担心的我开始担心了。

我想现在对我来说最有用的事情就是回家好好睡一觉。我尝试着从病床上坐起来，但是一阵比之前更剧烈的头痛袭来。

“哦，内奥米，你要去哪里？”护士说。他和詹姆斯轻轻地扶我平躺在床上。

那位医生又重复道：“不要担心。”

另一位医生换种表述说道：“真的，你不用担心。”

他们走向急诊室里的其他病人，我听到两位医生喃喃自语着一些让人焦虑的词汇：“轻度脑损伤”“专科医生”“CT扫描”和“可能是逆行性失忆症”。我平常一贯的处事方式是对一些事情置之不理，所以我没有强烈要求他们立即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只是听着他们的谈话，直到再也听不到了，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实在在的事情上。

詹姆斯总是说自己有多丑，但是我想他其实知道自己并不丑。如果非要说点他的缺点，就是他太瘦了，但是没关系。可能是因为我好像记不得其他事情了，我感觉我有必要记住关于他的一切。他有些磨损的白衬衫敞开着，我可以看到他衬衣里面穿着一件很旧的音乐会纪念T恤，褪色到我已经看不出是哪个乐队了。他的四角内裤高出牛仔裤一些，可以看出是暗绿色格子布材质地。他的手指纤细，就像他本人一样，有几个手指还带着黑墨水的痕迹。他的头发被汗水打湿，看起来比平常更黑了。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根皮绳，皮绳下端坠着一枚银戒指，我在想这枚戒指是不是我的。他的衣领半翻起来，我注意到翻领处有血迹。

“你的衣领上有血迹。”我说。

“嗯……那是你的。”他笑着说。